

情到深處詩意濃

——賞讀盧星堂畫作

賞讀盧星堂先生的畫作，不論煌煌巨製，還是冊頁小幀，雖然題材有異同，尺幅有大小，表現手法有變化，但共同的一點，那就是每每有一種動人心魄的魅力。藝評家把這種迷人的力量稱之為詩意美。畫家自己也說：「中國繪畫和西洋繪畫最根本的不同點，就是有股中國文學在裡面。一幅山水畫表現了詩的意境，那麼它就回味無窮，就會讓人百看不厭、心曠神怡。我的山水畫追求的就是詩這般的意境。」 文：盧得志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早在1990年，亞明先生看了盧星堂先生的「好江南」畫展，亦曾感嘆：「看你的作品有深度，就是張大千，他的名氣這麼大，他的作品只是筆墨上有功夫，可沒有什麼深度和意境。」亦畫亦詩有意境，業已成為專家和喜愛畫家作品的讀者對盧氏作品審美境界的共識。

盧星堂先生作品的這種詩意，其質地純潔、高尚而優美；其蘊涵豐盈、濃郁而蘊藉；其情感色彩，則與其作品蒼秀清新、恬淡寧和而又不失壯麗恢宏的總體風貌相契合，「婉約」為主，兼具「豪放」，這些，構成了畫家作品獨特的魅力。

然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早在古代就被先人們作為詩歌與繪畫在審美趣味、表現手法上相互交融的趨向和規律提了出來，畫中有詩是對繪畫作品的普遍要求，也是成功畫作的共同特徵。那麼，盧星堂先生作品詩情意境的獨特魅力緣何而來？繪畫中詩的意境的創造，主要取決於畫家感情的真摯程度。畫家只有對所表現的對象有真摯而深切的情感，才能創作出具有詩意美的好畫。對此，從盧星堂先生關於林木的一段話中可以得窺一斑。「我愛畫林木。一年四季，每見林木，總觀之又觀，好像枝枝葉葉都有情。它們是那樣有生命力，組織得那樣美好，那樣豐富多姿。這種感受，非語言所能表達。」愛林木者，大有人在，但像畫家愛得如此深切、如此深摯、如此深刻者鮮矣！

枝枝葉葉都有情

近讀先生的秋林新作《秋酣》，一棵壯碩蒼勁的千年古橡，欹側斜立，穹頂般的樹冠，橫貫畫面，枝柯交疊，勁挺挺秀。遠處，茂密的叢林，層層疊疊，莽莽蒼蒼。林間挺拔的松杉，婷婷的白樺，多姿

的紅楓，高低橫斜的雜木，依稀可辨。秋陽透進密林，有幼樹鮮紅亮黃的枝葉，迎着陽光從樹隙間旁逸斜出，似從雄渾的樂曲中飛出一鳴輕快嘹亮的笛音。一片開闊的綠地，將古木與叢林相連。古橡蒼幹的黯黮，樹上新生枝葉的青碧，枝頭尚未落盡的秋葉的橘黃，樹下厚積的落葉的深褐，平闊如茵的草坪的新綠，叢林與草地相接處蓬木的嫣紅，還有林中隱露的教堂塔樓和哥特式建築的淡青、紫紅和鵝黃，五彩斑斕，匯成一首亮麗柔和、優美典雅的秋色交響奏鳴曲。秋林掩映下的塔樓，望去猶聞教堂的鐘聲伴和着唱詩班的吟誦在明朗的秋空繚繞、迴盪，那般悠遠，安詳，聖潔而美好。這些語言，共生出一種動人心魄的詩意美，寄予的卻是畫家對人類共同寄生的大自然的深情禮讚。

竹林是先生作品的常見題材。宜興茗嶺的竹林，從1963年荒山上剛剛新植株竹苗，到現在連綿而成幾十里茫茫竹海，期間畫家先後去過八次。竹林深處，不知那挺秀的翠竹引發了畫家幾多高遠情思，也不知畫家向那挺秀的翠竹傾吐了多少深摯心語，難怪面對《竹海競秀》圖，讓人會感到桿桿秀竹會說話，枝枝葉葉都有情。畫家喜歡畫雪，每到冬季，總盼有大雪紛飛的日子，雪後總會第一個奔往城郊山野。那情狀，哪裡像一個畫家去踏雪探景，分明是一個信徒去朝聖！望着他忘情地講述冬日盼雪時的神情，我眼前幻化出這樣一幅畫面：雪夜裡，一位長者幾次披衣坐起，撩起窗紗，哈啞玻璃上的冰凌花，一邊貼窗窺視，一邊捻吟有詞：「雪還下吧？天可亮了？」畫家對大自然，是用整個身心去愛、去親近、去感受的呀！情到深處詩意濃。惟其如此，才能體察和領略到大自然內在的詩意，進而移情於筆底，生發出那種動人心魄、令人神往的力量。



■盧星堂《竹海競秀》



■盧星堂《晴雪圖》

宇宙蒼茫 慨人生

這樣，讀者去賞讀傾注了畫家無限深情的作品，便不由得會被誘發無盡的情思，領悟到那種難以窮盡的象外之旨、境外之意。從盧星堂先生的作品中，我讀到了畫家對自然之大美特有的感應力，對造物主神奇造化宗教般的敬畏，根於善良稟性的至仁大愛，還有由自然景象而生發的對生命的深刻理解。面對那幅為人稱道的《江浸月》，浸入我心靈深處的是一種浩大深遼的宇宙意識和生命體驗。滿江流動的鄰鄰月光，幾桿一任夜風吹拂的蘆葦，一葉隨波自橫的孤舟，僅此而已，卻讓人禁不住心旌搖曳。感不盡時空，數有限人生，究宇宙本源，思人生真諦，「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幾多意緒一起湧上心

頭。倏忽猶聞閨患芬拉奏的二胡曲《江河水》從江上隱約傳來，如泣如訴，不絕如縷，那是让世界音樂大師小澤征爾聞之匍匐慟哭的絕響。正待淚眼朦朧，依稀月落日出，那葉扁舟風帆高懸，出沒於風波之中。讓人似覺不是滔滔江水主宰扁舟的沉浮，而是那扁舟在駕馭着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於是，滿江吟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區區咫尺小畫，表達的卻是整個宇宙和人生！出自畫家筆下的江南雪景，被稱之為「金陵畫壇上獨樹一幟的絕活」。有評論家讚曰：「冰清玉潔的世界中那一叢叢屹立的灌木，分明是一曲不畏嚴寒風劍、不向高壓低頭的人格頌歌。」信哉斯言。佇立在題為《歸》的雪景圖前，面對一片靜穆聖潔的天地和踏雪而去行將隱身雪林的人影，我還感到幾分人生的隱喻……先生畫作意蘊頗豐，餘味無窮，又豈止一個「詩情」了得！

盧星堂，江蘇常熟人，江蘇省國畫院一級畫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江蘇省文史館館員。1959年進江蘇省國畫院深造，得到傅抱石、錢松巖、魏紫熙、宋文治、亞明等老一輩山水大師真傳，是一位傑出的新金陵畫派傳人。曾應邀為首都人民大會堂作八尺全張山水《廬山飛瀑圖》、中南海紫光閣作文二匹山水《泰山圖》、懷仁堂作文二匹山水《錦繡江南圖》、天安門城樓作文二匹山水《華岳參天圖》、南京人民大會堂作文六匹山水《輕舟已過萬重山》。從藝五十多年來，先後在海內外辦過十餘次個人畫展，數次參加海內外聯展。

■著名畫家盧星堂



■盧星堂《廬山飛瀑》



■盧星堂《華嶽朝暉》

梵志登的孟德爾遜

梵志登上任香港管弦樂團的音樂總監，先以貝多芬第七交響曲，教大家擊節讚歎，再為香港聽眾帶來港樂幾十年來未曾演出過的，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第三個節目「梵志登的孟德爾遜」，有孟德爾遜的名作《赫布里底》（The Hebrides，芬加爾洞窟，Fingal's Cave）和第三交響曲「蘇格蘭」（Scottish），還有英國作曲家艾爾加（Edward Elgar）的《海的面貌》（Sea Pictures）。現場所看，沒有上兩場演出般的高入座率，似乎是因為大會堂那一邊，小交、麥兜和王菀之的叫座力甚強（四場音樂會全部滿座），另一方面是女中音和管弦樂團的聯篇歌曲《海的面貌》，難及小提琴或鋼琴協奏曲般吸引吧。

事實上，《海的面貌》不是名作，也不是艾爾加具代表性的作品，平日聽的機會不多。艾爾加並不傾向選用名詩人的作品，除了第三首〈安息日的清晨〉（Sabbath morning at sea）的作者白朗寧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之外，其他都幾乎是不見經傳（第二首〈避風港（卡貝里）〉的作者為艾爾加夫人）。女中音自然沒有女高音的尖拔嘹亮歌聲，荷蘭歌手Christianne Stotijn的聲線平實沉厚，及至最後第五首〈泳者〉（The Swimmer）才增添較多情緒感受，令聽眾可以隨之而投入。

當晚的重點是兩首孟德爾遜作品，都跟蘇格蘭相關，《赫布里底》已在「港樂·星夜·交響曲」中奏過一遍，如今再演當然是駕輕就熟，感受也沒有太大分別，B段和E段的齊奏還是相當有動力。當然，這首簡短的作品也難以帶來新的衝擊了。

其實，《赫布里底》和第三交響曲「蘇格蘭」都反映了浪漫主義時期作曲家喜歡透過音樂去展現大自然的風光感受或異國見聞，當然，音樂是相當抽象的，大自然卻是具體實在的，這樣的創作動向反映浪漫主義藝術相當重視個人經驗，文學家以遊記和詩章記述經歷，作曲家則以交響曲見證風光——貝多芬眼中的田園、舒曼的萊茵、孟德爾遜的蘇格蘭和意大利，都成為交響曲的名稱和題意。然而，孟德爾遜並沒有刻意在第三交響曲中，加入蘇格蘭的民歌旋律。

孟德爾遜的蘇格蘭交響曲的另一個特點，是四個樂章一直連貫演奏，總譜中樂章之間標上「緊接」（attacca），孟德爾遜有意追求一氣呵成的效果（舒曼的第四交響曲也是如此，兩首作品在相差不多的時間完成並首演）。梵志登並不刻意追求這種特色，四個樂章大致上互為獨立，我想孟德爾遜在樂章之間基本上有延長的休止符劃分，所以「緊接」並不需要很嚴格的體現出來。

孟德爾遜的蘇格蘭交響曲最後一個特點，是第二樂章為不太快的急板，第三樂章為慢板，就好像將第三樂章諧謔曲（scherzo）與慢板樂章的位置調換。通盤來看，整個作品旋律性不是很強，因此名聲落後於第四交響曲「意大利」（Italian），而演奏方面則是愈緊湊愈好，例如Peter Maag的版本就堪稱完美，卡拉揚的版本也受推崇，可是我覺得有點拘謹滯澀。

我很欣賞蘇格蘭交響曲的第三樂章慢板，有送葬進行曲的特色，如孟德爾遜的研究權威R. Larry Todd指出，他應該是受到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劇作《瑪麗亞·斯圖亞特》（Maria Stuart）的影響，蘇格蘭女皇瑪麗亞·斯圖亞特被英女皇伊麗莎白一世判處死刑。梵志登指揮的港樂也奏得相當穩重，回想起來，整晚的演出就以這個樂章最教我心動了。 文：鄭政恆

劇場筆記

文：張錦滿

2012 我的七個選擇

之前在電視上，看龍應台在香港大學陸佑堂演講，講後有提問環節，有人得到寶貴機會，卻向台上演講者問一個香港文化沙漠這樣的愚蠢問題。

懂得到香港大學陸佑堂、聽龍應台演講，卻還會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那是多麼不幸。香港藝術節辦到第41屆，他一場都未看過嗎？香港國際電影節辦到第36屆、每年放映300部電影，都與他無關嗎？至於香港每年製作約300多齣粵語話劇，平均每星期都有6場演出，數目之多可列世界三甲、中國第一。他完全不知道嗎？生活在香港的其中一個理由，便是因為香港文化生活多姿多采。向龍應台發問的那個人，還未享受到香港文化生活的自由和方便。

香港話劇演出數目多，專業看戲人（例如戲劇評審）一年就算看到100齣戲，仍會看漏了眼，會有不少遺珠佳作沒看到。我習慣每年回顧，寫短筆記作記錄。

由於量多，香港舞台劇製作合水平而感人的，也未必容易被人記起。完整得來有點特別的，才可能在年度中脫穎而出。我在2012年共看了24齣香港製作。此個簡單報告，寫七部我個人心水選擇，希望至少可給不看戲而關心香港文化的人一幅圖畫。

鄧樹榮第三次演出莎士比亞最少被搬演的作品《Titus / 泰特斯》，修改過去兩回的形體劇場和簡約美學方法，讓演員激情演出，他們亢奮全場，毫無鬆懈。該版本在五月到倫敦參加配合奧運會的「世界莎劇節」。今次鄧樹

Theatre演出效果，極難得。

抽象油畫家Mark Rothko是美國國寶，作品畫面多是單一紅色或黑色，不易理解。香港話劇團馮蔚衡選導此位畫家為主角的戲《紅》，猶如講一課內容豐富的藝術史，啟發觀眾不少。這個戲未聞在海峽兩岸上演過，香港劇場今回又一次領先兩岸。

馮蔚衡在2012年還導演《心洞》和別具一格的創作劇《奧格》，並演出《我和秋天有個約會》。這一年她的成績表驕人。

美國編劇Richard Strand的《上司已死》（The Death of Zukasky），一刀剖開今天辦公室政治和人事鬥爭。批評資本主義社會沒人性，其實美國作家批評得更有血有肉更徹底，已到無話可說的地步。創典舞台×白只今回導演，選非主流劇團的楊偉倫、柯嘉琪、泥九、李家有演出，很能表達奇特荒誕感覺。怪雞劇作香港一年難有一部，我推薦。

林奕華和黃詠詩合作的舞台劇《賈寶玉》，倒敘《紅樓夢》，全中國歷來少有這樣安排。今回先交待故事開首與收場，引起從來只看幾頁《紅》書的我興趣。然後，十二金釵各人與賈寶玉的戲，一場接一場出來。眾女演員（特別是何韻詩）又唱又跳，使出渾身解數，實在好看，能在新加坡、澳門、深圳、重慶、北京、上海、成都、蘭州、杭州、蘇州、廣州等地演出贏得大批粉絲，絕對有其理由。觀看此劇可與各地年輕人（特別是女同

胞）的思想接軌。

李偉祥翻譯和導演法國Eric Emmanuel Schmit編劇的《極地情聖》Enigma Variation，能率先把一直冷門的法國戲劇引入華人社會，除可記李偉祥一功之外，還說明香港劇場領先海峽兩岸。故事講諾貝爾得獎作家隱居在半年沒有太陽的挪威小島上，接受記者採訪。全劇只有兩人對談半天，竟然爆出恩怨情仇。此演出難度甚高而又奇特的戲，非由魅力十足的演員來演不可，而黃秋生則能擔當此非常人角色。（題外話，梁振英在百忙中也抽身採訪黃秋生排戲。）黃秋生與梁祖堯成功演出，很有看頭，引人入勝。

進念以文化中心為主場，榮念曾不按常規來利用大劇院。他編導的《舞台姐妹》，觀眾坐在舞台後方，倒過來看觀眾席，而多位國家一級崑劇女演員，則在舞台前方區域表演。榮念曾利用燈光，表現整個大劇院巨大空間的感覺和氣氛，配合崑劇演員遇上文革的景況。甚至有一條氣球大魚受遙控在大劇院空中活動，煞是有趣。

香港話劇團作為龍頭，應分推出奪得美國普立茲獎的《心洞》Rabbit Hole。全劇沒有甚麼情節，講一對年輕夫婦過去八個月來喪子之痛。馮蔚衡導演控制有方，並不濫情。結尾提供出路，幫助解決女主角心結，發揮文學傳統功能。此戲獲取普立茲獎有理由。我看香港演出比看Nicole Kidman演女主角和擔任監製的電影還投入。

觀乎2012年香港劇場製作上並上演過的七部高質素而又多樣化的舞台劇，北京、上海、台北的文化人，也不會隨便批評香港的文化內容，只有懶惰的人才不會看到香港一年上演過300多齣話劇。